

巴蜀大地遍地诗

——读许永强文史随笔《诗蜀》

苗勇



《诗蜀》
许永强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纷繁漫长的岁月中，壮美的巴蜀始终敞开怀抱，迎来一位又一位风流才子。他们在各个年代走进或安平乐道、美丽富庶或烽火弥漫、刀光剑影的巴蜀大地，在这块集一马平川与崇山峻岭、富庶与贫穷为一体的广袤大地上，或纵情高歌，或行吟山水，或匍匐大地，或关注疾苦，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这块百媚千娇的大地上留下无数瑰丽的诗篇。

成都作家许永强独辟蹊径，单独将这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诗人入蜀这段精彩篇章截取出来，对其中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进行解读，破译他们的心灵密码，并试图窥见诗人的整个人生和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诗蜀》在填补唐朝入蜀诗人专书出版空白的同时，也使得蜀中大地上厚重之中更加诗意盎然。

——从盎然诗性中看到了鲜活的人。《诗蜀》采用志书白描般的手法，勾勒了入蜀诗人或悲苦或豪放或得志或失意的多样人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些名传千古的风流名士人生中最真实的一面。我想，这或许正是作者写作的又一初衷所在。

在这里，诗人不再只是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般率性洒脱，更是一个个纵然名传千古却也要为了一日三餐而辛劳奔波，纵是对生活和命运有万般喟叹，但首先解决的却也生计问题的鲜活个体。和杜牧并称“小李杜”的李商隐在川四年间，为了改变自身境况，先后向庸碌无为的西川节度使杜棕献诗多首。852年春，在妻子王氏去世周年时，李商隐以告假的方式，居家写诗寄托哀悼……这时，这些在后世流传千古的诗人便不再是无数人心中惯有的诗人形象了。

诗人是什么？诗人或许是李白那般“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狂放不羁，是让

国舅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那般的豪气干云。但是此时，诗人也是为了改变人生际遇而四处奔波的小老百姓，只是面对生活，他们选择使用了他们最擅长的“诗”的表达形式而已。想念亡妻时，便请假摸鱼，不自觉地写下千古名句……作品中，像这样以独特的视角对诗人生活现状和行为进行探究、解读的作品比比皆是。在这里，我们更能看到诗人中“人”的基本存在。

——从个体范本中窥见历史一角。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紧密相连。诗人亦然。诗人们或宦入蜀、或游历入蜀、或避祸入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安史之乱后，唐明皇避乱入蜀后，四川的地位开始急剧提高，成都又短暂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一些学子开始贡举入蜀，其中又不乏一些著名诗人。蜀中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为这些多愁善感的诗人提供了美好的创作素材，他们或歌物咏志，或直抒胸臆，或借古抒怀、借古讽今，既有书写人生际遇之作，也有大量的对蜀地政治、地理、风物的描写。从李洞落第入蜀的“眼前无俗事，松雨蜀山辉”，到郑谷的“十口飘零犹寄食，两川消息未休兵”（《飘泊》）等等诗歌中，蜀中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些诗人在蜀中的经历成就他们作品大成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时代、对人物个体的命运以及当下的深度思考。我想，这应该是作者创作《诗蜀》的另一个深意所在。

——在心灵机巧中再现蜀风蜀韵。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才气纵横的诗人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留下了属于自身或历史的特别符号，并赋予这方山川风物以厚重气息或特殊意义。他们或出口成章或拈须苦吟，既有天纵奇才的初唐四杰，也有贾岛那般的苦吟诗人，透过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了诗人的千娇百态。

《诗蜀》注重描写入蜀诗人的个体经历足迹，有着强烈的地域特征。比如，中唐诗人羊士谔被贬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刺史时，写下“守土亲巴俗，腰章口汉仪。春行乐职咏，秋感伴牢词”，亲身体验巴地风俗，春行秋游吟咏抒怀；又用“灯花助春意，舞绶织欢心”展现巴蜀民间张灯结彩、载歌载舞欢庆上元佳节的情形，无疑为我们研究巴中这方土地提供了很好的史料，也让这方土地增添了厚重的诗意。

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管中窥豹，远不足以概括《诗蜀》的全貌。



肩负使命筑新篇

——评方长松小说集《流淌的月牙桥》

金松林



《流淌的月牙桥》
方长松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作家应该扎根生活，抒写生活，充分发挥文学引领时代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作用。方长松自觉领受了这样的使命并且将这种使命内化到了自己的创作之中，从而使他的作品显得厚重。他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流淌的月牙桥》虽然仅收录了七篇小说，但每篇都是沉甸甸的，呈现了生活的不同侧面，读罢令人难以释怀。

特别是《流淌的月牙桥》《隐藏在地窖里的电线》《兑汤罐》这些篇目，集中反映了部分乡村存在的愚昧落后现象。如《隐藏在地窖里的电线》中非法拐卖、留置、强奸少女并致其怀孕的人间惨剧，《兑汤罐》中残酷的“换亲”陋习。他在《漂泊的尼绒绳》《山野的呼唤》《泉水叮咚毛狗洞》中又讴歌了善良、美好的人性以及新时代电力工人的奉献和牺牲精神。这些作品尽管题材不一，却都指向我们的生活现场。作者从不凌空蹈虚，耍弄各种新潮笔法，而是始终真诚地、冷峻地刻画生活，正因为这样，使他的作品更加可信可亲。

他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并且能够将时代律动用富有意味的故事表达出来。譬如，在《漂泊的尼绒绳》中，他紧扣“脱贫攻坚”这一宏大的历史题材，通过对比，塑造了夏阳这一光辉的人物形象。他作为农村基层扶贫干部的杰出代表，清醒地认识到“精准扶贫不仅是帮助贫困人口改善生存条件，让他们经济上翻身，精神上也要翻身，即‘口袋’与‘脑袋’同时富起来”。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凌梅由一个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底层妇女变成了有主见、有担当、能够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女强人”。这部作品既是对基层扶贫干部的礼赞，也是对农村生活的描摹。除了这些，作者在自己处身的时代也看到了一些负面现象。譬如，在小说《空门》中，他通过塑造“表叔”这个人物形象，揭示了改革开放时代一些人通过投机倒把、坑蒙拐骗富起来之后腐化堕落、声色犬马的生活。由此可见，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不仅是多侧面的，而且是深入的。我们通过他的这些作品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时代的剪影。

他擅长讲故事，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他笔下很少有脸谱化的人物，他善于描述人物的“成长”和“转变”。如《泉水叮咚毛狗洞》里的时杰，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从一个穷困潦倒的农家子弟迅速成长为松兹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漂泊的尼绒绳》里的凌梅，她在夏阳的引导下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从一个备受欺凌的底层妇女成长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能手”。这些“成长”和“转变”，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而且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二是他善于结构和处理矛盾冲突。如在《漂泊的尼绒绳》里，夏阳在面对自己昔日的“救命恩人”和“红颜知己”凌梅时曾在人

情和法理之间陷入了两难，但他最后还是果断地选择了法理；在《空门》里，稻子和“表叔”为了杜鹃彻底撕破了脸皮，最后杜鹃的妈妈出面化解了矛盾。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她拥有“一颗纯朴向善的心”以及朴实无华的人生智慧：“别人的坏处，不一定要记得；但别人的好处，一定不能忘记啊！”这些矛盾的巧妙处理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品格。三是他善于进行细节描写。我们知道，好的细节描写能使作品骤然生动，令读者难以忘怀。如《漂泊的尼绒绳》中凌梅搭救溺水的夏阳时的精彩片断，作者通过这样的细节把两个年轻人之间的感情，特别是他们的内心世界鲜活地表现出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细节，使《漂泊的尼绒绳》不再是单纯的主旋律小说而有了浓浓的文学味。方长松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他系统掌握了小说创作所需要的诸多手法，并且对于这些手法能够驾轻就熟、灵活运用。

当然，就小说集《流淌的月牙桥》中收录的作品而言，也有部分地方值得商榷。如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明显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多被建构为被凝视、被凌辱、被拯救的客体，她们大多不是作为一个人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欲望对象乃至工具而存在。对女性形象的这种模式化处理，暴露出了作者自身未加检视的男性中心主义。其首篇《流淌的月牙桥》描写吴大为和吴四为兄弟在父亲吴刚的“精心布局”下为满足彼此的情欲而选择“共妻”，显然有违法律和家庭伦理，而作者对这样的封建陋习缺乏鞭辟入里的批判。部分作品对农村的书写还停留在过去，未真正切入当下，特别是对新生代的农民群体缺乏应有的观照。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农村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与时俱进，那些封建、落后、愚昧的现象正日渐消失。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书写时代进步中的乡村文明特别是新人、新风、新气象是当前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课题，期待方长松在这方面有新的收获。